

*Yichang Liu*

刘以鬯

作品

*Yicha*

刘以

作品

腿+砚  
project

腿+砚  
project

故事  
新编

故事  
新编

东方出版中心

# 故事 新编

刘以鬯  
作品

东方出版中心



胭+砚  
project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故事新编 / 刘以鬯著. — 上海 : 东方出版中心, 2019.8  
(胭砚计划)

ISBN 978-7-5473-1470-8

I. ①故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小说集 - 中国 - 当代  
IV. ①I2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9)第085430号

### 故事新编

刘以鬯 著

统筹策划 彭毅文

责任编辑 彭毅文

特约编辑 宋子江

插图设计 方块阿兽

书籍设计 山川制本

出版发行 : 东方出版中心

地 址 : 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

电 话 : 021-62417400

邮政编码 : 200336

印 刷 : 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开 本 : 890mm\*1240mm 1/32

字 数 : 372 千字

印 张 : 18.75

版 次 : 2019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473-1470-8

定 价 : 88.00 元

---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如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寄回本社出版部调换或电话 021-62597596 联系。

目 录

杜十娘怒沉百宝箱

001

孟姜女传说

105

牛郎织女

275

劈山救母

417

烈女·神女·青楼女

——论刘以鬯的故事新编

549

I

杜十娘怒沉百宝箱



## 一、寂寞芳心

杜十娘是一个妓女，整日周旋于王孙公子之间，嘻嘻哈哈，看来非常快乐，但实际上，她的心境是十分寂寞的。寂寞教她懂得思索，却弄坏了她的脾气。她不喜欢奉承别人，面对熟客，稍不如意，也会大发脾气。王孙公子花了银子，还受闲气，照说杜十娘的楼梯必定冷清清的；然而事实恰巧相反，钟意她的男人，一天比一天多，巨商富户，皆以与杜十娘同席对杯为荣。

昨天晚上，有一帮河南人，在十娘房中请客。十娘讨厌这些市侩太浓的商人，喝了些闷酒，忽然呕吐起来，客人们以为她病了，吩咐丫鬟扶她上床；然后纷纷离去。十娘倒在床上，未解衣，就昏昏睡去。睡至中宵，做了一个梦，梦见一对大眼金鱼，在水缸里相互追逐。早晨醒来，十娘将梦中所见的情形，告诉丫鬟秋喜。秋喜两眼骨溜溜地一转，说：“鱼水欢！鱼水欢！这是喜事！”

十娘酒意未消，头部重甸甸的，有点嗫嚅。听到秋喜的解释后，爱理不理地白了她一眼，说：“喜事？像我这样的人，还会有什么喜事？”

“十娘。”

“嗯？”

“你为什么老是这样愁眉不展的？”

十娘抿嘴不语，兀自向窗边走去。朝秦暮楚的生活，已使她感到厌倦，年纪轻轻，却有一片荒凉的心境。

她的眼睛里闪着晶莹的泪珠，俯视庭园，长廊假山间，尽是嫖客、王八、丫鬟……

“迎春院”的大门口，有购买色情的王孙公子进来，也有购买色情的巨商富户出去。

十娘是看惯了这种情景的，但是今天感触特别多，是否因为做了一个梦的缘故，她不清楚，只觉得虚爱假情演得再逼真，不能归落于实地。她虽然是个妓女，然而终归是个女人——而且年纪刚过十九。

十九岁是黄金一般的年华，应该懂得爱别人，或者被别人爱了；但是，十娘的爱情在什么地方？

正这样想时，丫鬟秋喜从楼下疾奔而至。

## 二、年轻的书生

秋喜笑嘻嘻对十娘说：“有个太学生看中你了！”

十娘正坐在窗前拨弄琵琶，听到秋喜的声音，立刻就放下琵琶，回过了头来，问了一个字：

“谁？”

秋喜满面春风，笑得见牙不见眼：“据月朗姐说，有个太学生昨天在大街上见了你一面，回去后，连书也不读了，到处打听你的住址，知道你在这里，现在竟摇摇摆摆地赶来了。”

“在楼下？”

“是的，现在楼下客堂里与妈妈在品茗。”

十娘痴痴地望着窗子发愣，自言自语地：“一个太学生，怎么会到迎春院来的？”

秋喜挪前两步，佝偻着背，低声悄语的，在十娘耳畔：“他……他很年轻，眉清目秀，举止斯文，谁见了也欢喜。快，快，让我替你梳头。他……就要上楼来了。”

十娘虽然只有十九岁，但是心情早已苍老，对于那些到妓院来寻花问柳的王孙公子们，从不寄存任何希望。秋喜很兴奋，但是十娘却懒洋洋的，完全打不起劲儿。

秋喜取过木梳来，替十娘梳了几梳，走到窗边去摘了一朵红牡丹，轻轻插入她的发髻。这时候，楼梯上忽然响起一阵零乱的脚步声。有人拉起门帘，十娘横波一瞅，发现门外站着一个人年轻的书生：

小方脸，一双清明无邪的眼睛，笔挺的鼻梁，白皙的皮肤，头戴绸巾，身穿鱼白海青，手持真金扇，风度翩翩。

十娘羞涩地低着头。秋喜迎上前去，请他进来，坐在檀木圆桌边。

“这是我家杜十娘。”秋喜沏了一盅茶，端到公子面前，含笑盈盈，开始做穿针引线的工作了。

公子闻言，立即站起身来，走到十娘面前，很有礼貌地，拱手作揖：

“小生这厢有礼了。”

十娘有意无意地，对他投以一瞥，欠欠身，还了礼，用很低很低

的声音问：

“请教尊姓？”

### 三、爱的浸润

“小生姓李，单名一个甲字。”

十娘抬头凝视，发现李甲脸上挂着微微的笑意。那笑，像燕子在水面点出的波纹，浅浅的，冷冷的，含着了迷人的韵姿。

“请教贵处？”十娘问。

李甲答：“我乃浙江绍兴府人，家严是绍兴府的李布政。”（注：“布政”即承宣布政使，明代省级的地方最高长官。）

十娘听了这句话，心中喜不自胜，横波对李甲一瞅，李甲正睁大了灼灼有光的眼睛，睐着十娘，睐得她未开口，就带点羞怯神情。十娘是北京城最漂亮的女子，十三岁破瓜，今年已经十九岁了。七年之内，不知道接过多少客人。客人虽多；但是没有一个可以使她刻骨倾心的。有人说：“杜十娘脸如莲萼，唇似樱桃，虽然误落风尘中，倒也生得一副铁石心肠。”

其实，这评语未必完全正确。十娘已经不是一个小女孩了，懂得爱别人；也需要别人的爱，只是风尘知己不易找，所以一直将感情收藏起来，轻易不肯乱动。

如今见到李甲，虽然只交谈了几句，已经被一股奇异的力量围困住了。她是在男人堆里长大的女人，与李甲相对而坐，竟会局促不安地，一直低垂眼波，偶尔投以匆匆的一瞥，立刻就会不好意思地合上了眼皮。

李甲是个读书人，未逢美色，一见风华绝代的杜十娘，目光久久停滞在她的粉颊上，中了魔道似的。

此时无声胜有声。

两个年轻人，就是这样的，从早晨坐到下午，呆呆的，连茶饭都不思。秋喜站在门外，常常掀起门帘，向里观看，只觉得十娘今天的神色，与往日不同，可不知道他们在无言中，究竟得到了些什么。

其实，他们无言相对，眼波互传，心有灵犀一点通，一切已是尽在不言中。

客人接二连三地涌至，十娘一概谢绝了。鸨母大怒，奔上楼来责问秋喜。

#### 四、鸨母面孔

秋喜对鸨母说：“刚才十姐关照过的，今天不接客了！”鸨母脸一沉，摆出不好惹的神气，问：“为什么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。十姐见了这位姓李的客人后，神不守舍的，好像完

全不能自己了。”

“但是不接客怎么可以？”

秋喜耸耸肩，表示无可奈何：“中午时分，张财神来，十姐也不见。看样子今天随便什么人来，十姐都不会接见了。”

“不行！”

鸨母怒气冲冲地掀起门帘，闯进门去，走到十娘面前，双手往腰眼一插，问：

“十娘，你知道我最疼你，为什么老跟我作对？”

十娘用冷峻的目光睨了鸨母一眼，抿着嘴，脸上露出无限憎厌的神情。

鸨母不见她开口，怒气更盛了，伸出食指，对准十娘鼻尖点了几下，一边吊高嗓子，哗啦哗啦的，唾沫星子喷了十娘一脸：

“如果个个像你这样，我这院子还开得下去吗？你自己想想看，从早晨到现在，多少稔客给你拒绝了？你不想好，可别叫我去得罪人！”

十娘正欲分辩时，李甲忽然站起身来，很有礼貌地向鸨母拱手作揖：

“妈妈请坐。”

鸨母昂着头，嘴唇噘得很高很高。李甲见她怒气未消，当即从衣袖里取出两锭五两重的银子，笑嘻嘻的，说：“妈妈，这一点小意思，算不得什么，聊表敬意耳。”

鸨母看见了雪白的纹银，立刻转怒为喜，堆上一脸阿谀的笑容，瘪着嘴，说：“相公，何必这样客气？”然后伸手接过银子，对十娘霎霎眼，扮了个鬼脸，蹑足走出厅堂。这些势利人总是这样子，李甲心

中也不觉得怎样不受用。

十娘有点羞惭，白净的脸颊泛起红晕。李甲贪婪地欣赏她的美丽，她则探手掠掠散在额前的鬓脚，像娇羞无限，只低声说了这么一句：

“在这里吃晚饭吧，吃过晚饭，弹琵琶给你听。”

## 五、团年饭

此后，李甲与十娘朝夕相处，日子过得非常甜蜜。两人情投意合，打得火一般热，成天关上房门，不许外人搅扰他俩的诗样情意。稔客们一再上门求见，皆遭拒绝。那老鸨眼看十娘似痴似醉地迷上了李甲，心中很不自在，只因李甲用钱极爽，看在银子份上，一样耸肩媚笑，奉承不暇。

爱情是一撮火，它使青春的力量在燃烧中壮大。

爱情是一杯酒，它使一个人的感受走进诗样的梦境。

爱情是一把钥匙，它启开了心扉，让快乐从里面走出来。

快乐的日子，最容易过。从细雨蒙蒙的清明节到大雪纷飞的冬至，李甲一直用银子抵抗鸨母的噜苏。

李甲是个太学生，离开绍兴时，带的银子倒也不少；但是鸨母的噜苏永无休止，长期挥霍总不是一个办法。

整整九个月，十娘没有接见过第二个客人。

整整九个月，李甲没有读过一本书。

这两件事合在一起，就产生了一些令人头痛的后果。杜十娘是北京城最红、最美、最出名的妓女，忽然谢绝接客，当然会引起很多猜疑的。

于是消息传开了，说十娘已萌从良之志。事情给李甲父亲的朋友听到了，写了一封信给浙江的老布政。老人大怒，写信来催李甲立即南返，李甲舍不得离开十娘，老是延搁行期，下不了决心。

大除夕，十娘特为李甲摆下一席酒，两人相对而坐，吃团年饭。饭后，十娘亲手剥了一只汕开蜜橘，放在盘中，送到李甲面前。

李甲眉头一皱，感喟地叹口气。十娘问他：

“今晚是大除夕，我们吃团年饭，应该高高兴兴地喝些酒，为什么长叹短吁的，郁结不散？”

李甲不说话，也不动弹，像僵了似的，只顾望着圆窗发呆。十娘再追问一句，他才无限怨怼地说：

“父亲又托人给我带来了一封信。”

## 六、囊篋渐空

十娘问：“信上写些什么？”

李甲长叹一声，站起身来，边走向圆窗，边说：“父亲要我立刻赶

回浙江。”

“你的意思呢？”

“我不愿意离开你。”

十娘垂下眼皮，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，不知道是喜悦？抑或悲哀？论理，她是应该劝李甲回去的；但是，李甲走了，她势必又要恢复接客。十娘早已厌倦风尘生活，所以必须留住李甲。

留住李甲，当然不能接客。不接客，就得送银子给鸨母花用。李甲离家来京，带的银子虽不少，可也不能算多，在院中住了九个月，吃喝打赏，没有一样不需要钱。时到如今，囊篋渐空，鸨母不逐，李甲也无法再耽下去了。

十娘并非不知道李甲的情形，只是不想开口罢了。明天是元旦，按照院中规矩，凡是稔客，必须爽爽快快地拿些银两出来，打赏那些鸨母、王八、丫鬟……

李甲第一次在院中过年，也许还不大清楚这种情形。十娘怕他没有准备，想提醒他，又不好意思说出口，但是不说出来，明天一定会在众人面前出丑的。

怎么办呢？

不知道应该怎么办。

天气寒冷，窗外飘起雪羽来了。房内虽有炭盆，并不暖和。逢到飘雪的日子，别说是巨商富户，纵或是劳苦阶层照样也要穿皮袍的。

李甲这天却没有皮袍穿，而且穿得很单薄，虽然室内不太寒冷，

但也因此显得有点儿瑟缩。

十娘这才发现李甲身上穿得十分单薄，不禁猛发一怔，问道：

“你在哆嗦？”

“不，不，我一点也不冷。”

“天气很冷，为什么穿得这么少？”

“不上大街，不需要穿皮袍。”

“不上街也不能穿得这么少呀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你的皮袍呢？”

## 七、雪夜寒

李甲很窘，把头朝下一低，吞吞吐吐地答了一句：“我……我的皮袍……放在箱子里。”

“为什么不拿出来穿？”十娘问。

“我刚才不是已经说过了，不上大街，何必穿皮袍？”

“天气骤然转冷，外边正在落雪，不穿皮袍，会着凉的。”

说着，十娘霍然站起，婷婷袅袅地向卧房急走。李甲连忙奔上前去，拦住她的去路，用略带一点哀求的口吻问：

“你……你到里边去做什么？”

“開箱拿皮袍。”

“我……我……我實在不冷。”

十娘捉住他的手，緊緊一握：“你看，這手冰冷的，還不加衣！”李甲強顏一笑，但是眼圈已經紅了：“十娘，你何必多此一舉呢？”十娘不理他，兀自疾步走入臥房，打開紅色的漆皮箱，不覺大吃一驚，箱子里空落落的，只有單夾長袍，只是不見皮襖。

“這是怎麼一回事？”

李甲垂著頭，答不出話來。十娘仔細一想，終於想出個中原因。

“當掉了？”十娘悄聲問。

李甲痴呆呆地望着十娘，默默無言。十娘这才知道自己心愛的情郎，為了她，竟將最後幾件可以變錢的皮袍也拿去當掉了。

想到這一層，面對著抵受不了寒氣而正在發抖的李甲，心裡一陣子發酸，熱淚已奪眶而出。

“明天是大年初一，你沒有皮袍，怎麼能夠見人？”

“我不下樓便是。”李甲稚氣地說。

十娘用手絹抹干淚水，噓口氣，說：“你不下樓，人家會上樓來討壓歲錢的。”

“這……這……這……怎麼辦呢？”

十娘走到樟木大櫥邊，掏出鑰匙啟鎖，拉開櫥門，取了十幾錠銀子出來；然後鎖上大櫥，將銀子交與李甲。